



诗意的生活。 与我们只有一个枕头的距离

文 | 蔡娴 图 | 受访者提供

缘起，浪漫如诗

“读首诗再睡觉”微信公众号的创始人范致行说，“其实诗歌距离你很近，只有一个枕头的距离。”范致行是一个浪漫的人，浪漫到他创办“读首诗再睡觉”的初衷，就是为了追到心仪的的女孩。

“2013年3月11日，‘读首诗再睡觉’诞生的第一天，是一个女孩激起了我的灵感，让我想要每晚读一首诗给她。”当时，范致行刚离开麻省理工《科技创业》杂志进入一家做移动阅读的IT公司，他也从一个传统纸媒的主编变成了一家创业公司的小兵，并且开始研究微信公众平台。这也成了“读睡”诞生的契机。但是，当范致行满怀喜悦地将“读睡”的第一篇——丁尼生的《过沙洲》发给姑娘后，却犹如石沉大海，再也没有收到过回复。

这个美丽的开始至此戛然而止，他再也没有跟她见过面，甚至连聊天都不再有过。虽然痛苦，但范致行很坚定的一点是，他一定要将“读睡”做下去。

于是，范致行找来了同样通过诗歌认识的老友流马一起参与到“读睡”的运行工作中。目前，范致行已经退居二线，“黑手”团队负责人的角色就交由流马来完成。所谓“黑手”其实来源于“幕后黑手”，也就是幕后负责人的意思。范致行说，与传统媒体单个主编一头管到底不同，“读睡”是皇帝轮流做，当日主编对当日的内容有完全的控制，这让“读睡”的趣味变得十分多元和丰富。

续写，循序渐进

“读睡”每天单篇的阅读量稳定在三四十万左右，最高阅读纪录曾经达到过10万。线上的平台正趋于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。为了喜欢的“读睡”增进交流的机会，“读睡”也在北京组织过几次线下活动。比如诗歌弹唱会，“声优”团队里有一些玩音乐的人，喜欢研究如何在诗歌上谱曲，然后在弹唱会上唱给大家听。”范致行希望今后在线下活动的组织上能更丰富一些，不论是声优还是“黑手”，让团队里的人有些更深入、更直接的接触，能够面对面地去交流。但在线下活动的组织上，流马觉得有些力不从心，“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，要组织一场活动其实是很耗费工夫的，今年我们预计还会做一场线下活动。但其实，我觉得现在线上的阅读已经能够达到我们最初的目标了，所以也不会做太多。”

对于“读睡”的未来，范致行和流马还有很多想法等待实现，但他们并不急功近利，在保持乐在其中的氛围下，静静地期待惊喜，就如范致行所说：“诗歌是我们的元媒体。它用最简短的字节，封装最重要的信息，它很难从字面上被解读，因为它还掩藏在每一个它所建立的联系里。就像一开头的故事，我并没有每晚为那个女孩读一首诗，但是我们每晚为更多人读诗，我仿佛听到那一个来自天上的呼声在表示满意。”

Q=生活周刊 A=流马

黑手：“读睡”背后的操盘手

Q:最初是怎么来推广这个平台的？
A:从头到尾都没有做过宣传，所谓的宣传最多也只是在“朋友圈”的转发。主要是“读睡”从开始就比较有话题性，而且概念也做得很好。

Q:面对如此庞大的听众群，对每天内容的制作会不会有压力？
A:没有太多的压力，很多当班的编辑自己就会写诗、读诗，所以他们对诗歌的鉴赏有自己的标准，而且很自信。我们也没有对每天的阅读量有什么指标，不是当做工作去做，我们的初心就是纯粹因为兴趣来做这件事。

Q:从最初的构想到发展到现在的规模，发生过什么变化？
A:微信公众号刚开始诞生的时候，自带的功能并不是特别健全。随着第三方平台开发得越来越多，特别像荔枝FM这类有声电台和微社区的兴起，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便利。比如，当时微信只有60秒录音功能，经常会读不完诗，现在有第三方电台，再长的诗也能读完。

Q:自己会尝试做声优吗？
A:去年读过几次，因为那时候人手也比较少。但现在优秀的声优越来越多了，有些还是播音专业出身的，所以，更多的还是让他们去读吧。

Q:对平台的发展有什么规划？
A:当这个平台达到一定的规模时，其实对我们的内容可以有很多重新规划和整合的空间。可以做一些创业产品，电子出版和周边衍生产品，这些资源我们其实是特别多的。不过，虽然我们有很多很好的想法，但目前没有时间去做。



Q=生活周刊 A=无语僧

声优：不仅仅是读首诗

作为为数不多的上海本地声优，无语僧的沪语诗特别让人印象深刻，让不少听众感叹，原来上海话读诗的感觉能如此出人意料，别有一番韵味。

加入到“读睡”也是因为偶然的缘分。因为无语僧的好朋友要去英国做一年访问学者，他问她需要什么礼物，对方开玩笑说，让他读他们共同的好朋友，诗人普珉的长诗《银子》给她。这个对一直想录点东西的无语僧来说，成了首次录音读诗的契机。于是断断续续录了两个月，完成了这部总长一个多小时的长诗有声版。普珉听了很喜欢，之后他给“读睡”荐诗，就顺势将无语僧推荐了过去。去年9月1日，无语僧第一次为“读睡”读诗，作品是骆一禾的《诗歌》，他也正式成为了声优团的一员。

Q:为什么喜欢读诗歌？喜欢读哪类诗？

A:我不独喜欢诗，诗在我的阅读范围里不占很大成分。诗，对于我来说，与其说是一个阅读对象，不如说是一种生活态度，就是你如何自觉地重视自身的精神生活质量的问题。我曾经给“读睡”写过一篇东西里提到过——关键不是读什么诗，而是活得像一首诗。但切勿将诗与抒情浪漫等同起来，那才是文艺化的误读。诗是对世界最精确的描述。它直接触及人类精神生活的最深入的部分。真实才是诗的精髓。最早进入我的阅读视野的，是北岛他们那一批所谓的朦胧诗派（实际现在更明确的划分大概叫第二代诗人）。让我认真读，且激动地买了本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朦胧诗选》。

Q:为什么《朦胧诗选》会让你读得特别激动？

A:那个年代这本书很有名吧，很多人都受这本书启蒙的。我还是比较愚钝的，看到这本书时其实挺晚的。只是觉得很有激情。第一次觉得诗这种体裁也能打动我。

Q:你觉得同时做声优和编辑，会不会忙不过来？

A:不幸凑一块儿的话会很惨，不过我尽量在减少。因为编辑的工作麻烦主要是后期，会做到很晚，特别是“混童话”，毕竟大家都是业余无偿在做，经常有到了deadline还没交稿的，我就要等。半夜到就半夜做，有的难度还很大，比如调整语速啥的，我可能需要寻找每个气口，把空间撑开。



质的，不能说很成功。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还是比较保守的。作为声优，完成翻牌黑手的指令是第一位的，我是抱着这种态度去翻译并朗读沪语版诗歌的。就个人而言，并不热衷。

Q:沪语读诗需要注意哪些难点？

A:至于沪语朗读的最难点，我以为可能在于诗人（译者）的写作思维所用的语言如果完全是普通话的，那它与吴语系统的方言就会产生很大矛盾，这不只是语言的问题，而是语言背后的写作语境问题。转译中如何把握诗意图与沪语特有的世俗气息的平衡是关键点。如果诗歌本身就具有那种阴柔、世俗、琐细的特点，那就比较能够用沪语朗读。

Q:读过多少沪语诗？碰到过哪些转译问题？

A:读沪语诗也就两三次吧，本来邀约读沪语的次数就不多，还给别人沪语朗读做过翻译，转译普通话中一些无法在沪语语境中表达的词语。

Q:除了“读睡”之外，还参与过别种文字体裁的声优工作吗？

A:“读睡”有很多声优参与“混童话”（一个讲童话故事的电台）的制作。我也是这样，后来就逐渐发展为翻牌手，就是类似“读睡”的黑手。主编确定童话内容后发给我，我阅读文章，确定适合的声优，再发出邀约，讲解角色，明确需要的角色形象。再根据声优发回的音频进行筛选审核，不行的还要返工，最后做些技术合成处理，再交给最后一道配乐后期制作师。当然，我也救急做过后期配乐，但因为我素材不够，所以不常涉及。

Q:你觉得同时做声优和编辑，会不会忙不过来？

A:不幸凑一块儿的话会很惨，不过我尽量在减少。因为编辑的工作麻烦主要是后期，会做到很晚，特别是“混童话”，毕竟大家都是业余无偿在做，经常有到了deadline还没交稿的，我就要等。半夜到就半夜做，有的难度还很大，比如调整语速啥的，我可能需要寻找每个气口，把空间撑开。

上海声优无语僧平日里都是铁血硬汉的形象，不曾想到也有铁汉柔情的一面。因为喜爱朗读，他用声音给人带去了另一种温暖。无语僧很是谦虚，他说自己没有经过专业训练，只是因为没事喜欢读着玩儿，一切都是因为兴趣使然。

Q=生活周刊 A=秋的童话

值守：为诗歌做嫁衣

今年4月份，秋的童话正式加入“读睡”团队，其实一开始，她是一名声优，也曾经尝试过沪语读诗《从你哪里过来的这些雨》。半年的时间，秋的童话感觉自己读诗更加沉稳了，因为自己比较努力，做得也比较好，慢慢就发展成为了值守。

Q:作为值守，主要工作要做些什么？

A:每天的值守会有两名，每两周轮一次，我是声优值守。根据诗歌的特点来找匹配的声优来读诗。每次基本会找3名声优，我觉得这样挺好玩的。同一首诗听不同的声线来诠释。我碰到过一个男声优，读得像唱一样，很有意思。然后，等声优把读好的诗发给我，我再听一下音频有没有问题，有时候也会帮他们配上合适的背景音乐。最后放上荔枝FM的平台上，再配上关键词。而音画值守则是负责微信公众号上的文字版面。

Q:按什么标准来挑选合适的声优？

A:现在我们有100多个声优了，要对声优的声音非常熟悉。我一般看看谁的声音特色比较适合，还有一种方式是看看哪名声优很久没有读了，再来安排。我们尽量会照顾到每个声优，让大家都有轮流朗读的机会。

Q:在100多个声优里，如何去发掘他们声音上更多的可能性？

A:老大范致行最近有了一个新的办法，为了鼓励大家都来读诗，把声优的通讯录都集中在一块儿，比如今天要读一首诗，就会给每个人都发送过去，谁想读的话都可以来读，然后由值守来挑选适合的进行推送。所以，实行的第一天晚上非常有意思，有12个人来读同一首诗。